

中学语文教学研究资料

第一册
(三)

北京师范大学
中文系中学语文教学研究室

目 录

关于文风问题答《新观察》记者问·····	郭沫若 (1)
一字之师·····	郭沫若 (8)
“教师下水”·····	叶圣陶 (10)
谈修改文章·····	何其芳 (13)
从鲁迅手稿中学习锤炼语言·····	徐仲华 (17)
从福楼拜的用词主张说起·····	韩唯一 (22)
谈谈作文教学·····	朱德熙 (26)
周学敏怎样教作文·····	求 是 (29)
作文教学初探·····	李必雨 (45)
作文教学中几个问题的探讨·····	楚立安 陈瑞衡 (57)
谈谈中学作文的命题·····	刘志华 (77)
怎样指导学生审题·····	刘志华 (84)
命题和审题·····	谢竹友 杨达英 (89)
审题、立意漫笔·····	李培坤 (96)
谈谈文章的谋篇布局·····	李正峰 (100)
中学生作文的指导和批改·····	马世一 (105)
作文重点评改的初步尝试·····	董泰华 (110)
谈谈作文教学中的基本训练·····	张凤民 (114)
写作教学的基本训练·····	朱绍禹 (120)
写作教学里的小型练习·····	北京二十五中语文教研组 (125)

复述、缩写、扩写、改写

- 介绍语文课中章法练习的几种形式 …郭学真 (132)
- 可以搞点仿写 ……王玉树 (139)
- 谈看图作文 ……方仁工 (141)
- 我怎样指导学生写观察日记 ……刘肫肫 (144)
- 以作文为中心，处理好读和写的关系 ……龚肇兰 (150)
- 讲读和作文紧密结合 ……王凤泉 张祖馨 (158)
- 借鉴课文 指导作文 ……林炜彤 (162)

关于文风问题答《新观察》记者问

郭沫若

一、您认为怎样才能使文章写得准确、鲜明、生动？

答：文章是人写的，因此，首先是人的问题。古语说：“文如其人”，这是说什么样的人，就写什么样的文章。文章要写得准确、鲜明、生动，首先要看写文章的人的思想、立场、作风怎样。你的思想正确、态度鲜明、作风正派，那么，你写的文章也就有一定的准确性和鲜明性。这是基本问题。

其次，是文章本身的技巧问题。写文章有一定的技巧。要使文章写得好，恐怕总得懂一点逻辑、文法和修辞。写文章的目的是给人家看的，不是给你自己看的，所以不能只有你自己懂，主要是要使人懂。要把你的思想表达出来，传达给别人，你自己先要有准确的概念和见解，然后如实地表达出来。你所看到的客观事物，总要使得没有看到的人也浑如在眼前。而要做到这样，当然要懂得一点逻辑和文法，因为不合逻辑就不通，不合文法也就不通。

老实一点，是做到准确的好办法。不一定要苦心孤诣地去修饰。逻辑和文法，其实也就是老老实实的方法。我们平常讲话很少讲不通的话。这是因为讲话时老实，有什么就讲什么。可是写起文章来，苦心孤诣地一经营，往往弄巧反拙。如果是老实地用最适当的字眼把你所看到的、想到的写出来，就比较容易准确；一加不恰当的修饰，反而不准确了。现在一般的毛病是爱修饰；修饰得恰当当然好，修饰得不好可就糟糕了。

(说到这里，郭老笑着对在座记录的两位女同志说：“比如女同志打扮得好的很漂亮，打扮得不好的就糟了。”引得哄堂大笑起来。)

要使文章生动，我想少用形容词是一个秘诀。现在有些文章有个毛病，就是爱堆砌形容词，而且总是爱用最高级的形容词。如形容一个人的美，就说“非常非常的美”或“极端极端的美。”又如“六万万人正以排山倒海、乘风破浪之势……”这样的句子，就有点不恰当。把山移开、海翻过来，那是多么大的形势，同“乘风破浪”不能相比。所以，既然已有“排山倒海”，就不应再用“乘风破浪”了。

总之，写文章要老实一点，朴素一点。看到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自己的思想认识明确，然后适当地表达出来，就一定会准确。

对于鲜明，在一般情况下，只要是准确的，大概也是鲜明的。另外，文章要具有鲜明性，恐怕在选择词句、字眼上面还得用一点心。不要选用深奥的外国式的词句。象胡风、冯雪峰那样的文章，看了就是不懂。句法构成要老实一点，要合乎中国话的一般规律。用字有个秘诀，就是选现成的概念明确的字，不要找太偏僻的字；偏僻的字不明确，人家也不容易懂；含糊的——这样可以解释、那样也可以解释的字最好避而不用。用明确的而不是模棱两可的字来表达，就可以收到鲜明的效果。

句子和章段一定要分清楚。古人的文章不分段，不分节，这不是好办法。欧洲人写文章讲究章法，我们学过来是很好的。章法清楚，就给人以鲜明的印象。

标点一定要恰当。标点好象一个人的五官，不能因为它不是字就看得无足轻重。标点错了，意义也就变了。

文章有各种各样的体裁。根据我自己的经验，大体上句子不宜太长，段节也不宜太长。这样就容易分析清楚，人家看来一目了然，也就自然鲜明了。

生动性也一样。要是句子短些，章节短些，文章就生动活泼。比如新诗是分行写的，不是整整一大篇的排出来，这有它的好处和妙处。绘画要留些适当的空白，我想写文章也同样适用。行与行之间、标点与标点之间有些空白，就给人一个清楚的感觉。

无论准确也好，鲜明、生动也好，就语言方面讲，要求字眼总要用得适如其量。这样，表现的概念才会准确，也才能使人感到鲜明。说得神秘一点，字眼里面还有它的声调和色彩。法国有个作家叫福楼拜，很讲究字眼，他写了文章要用钢琴来检查字眼，听听声音是否和谐。所以，在选择字眼方面恐怕要费点功夫。所谓锤炼，大概就是在这些地方力求准确、鲜明、生动，使人家更容易了解你的内容和概念。

文章写好后，要翻来复去地推敲一下。“推敲”这两个字的出处大家都知道，原来是“僧推月下门”，后来改成“僧敲月下门”。“敲”和“推”的动作本来不一样。再说寺门掩闭，恐怕敲的可能性多些，“敲”字的声音也更响亮一些。两下一比较，就可以看出“敲”的好处。所以文章写好后多推敲、琢磨是必要的。所谓千锤百炼，不一定要“锤”千次“炼”百次，但象毛主席说的看它个三次，总还是要的吧。我们有时候太着急，写好了连过目都不过，结果就出了差错。

这里说的准确、鲜明、生动，主要是指理论性、叙述体的文章，至于文艺性的文章如诗词之类，有时候要稍微不同一点。我不准备多说。

二、文风问题是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它同思想和思想方

法的关系怎样？

答：文风问题，刚才已经讲到，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主要还是思想和思想方法的问题。首先要你的思想、概念准确，然后才能写出准确的文章。要是以己之昏昏，也就当然使他人昏昏了。古人说“文以载道”，用现在的话说，写文章就是表达思想。所以思想是“文”的骨干和核心，关系很重大。

文风同思想方法关系也是很密切的。象逻辑、唯物辩证法等都是思想方法，如果思路不通，也断断写不出好文章。不合逻辑就是不通。至于辩证法，那是更高一级的逻辑，即所谓辩证逻辑，它是更全面地从发展上、关系上和本质上来看问题，使思想更有逻辑性。

你总先要有这样的胚子——思想和思想方法，然后才能进入第二步——用适当的形式和语言把它表达出来。就语言讲，它可以为任何阶级服务，但如果你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你的语言所表达出来的东西决脱离不了资产阶级思想的范畴，反之亦是。这就充分证明文风问题不单纯是语言问题。

思想和语言有一定的关联，这是内容和形式的关系。内容决定形式。通过无产阶级思想选用的语言，一定是接近于无产阶级的。我们可以从无产阶级的有生命的语言中，找到能够准确地表达我们思想的工具。要做好文章，主要的要努力把内容和形式和谐地统一起来。随着时代的不同，语言在逐渐地改变，文风也在跟着转变。所以文风问题不是单纯的语言问题，它同思想和思想方法有密切的关系。

三、在文风上，您认为应该从毛主席的文章中学习哪些东西？

答：毛主席的文章，正如开头所说的“文如其人”——非常平易近人。主席的文章和他讲话一样，谁都看得懂，而且喜

7
欢看。听了毛主席讲话，好象热天吃了冰淇淋，又好象疲倦后喝了一杯热茶。他的文章和讲话就是平易近人。毛主席说的话非常准确，想说什么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毛主席的文章很生动，很形象化。思想内容很艰深的问题，到了毛主席的笔下和嘴里，就变得非常容易懂。这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深入浅出。我们学习毛主席的文章就要学习他的平易近人，学习他的深入浅出，学习他准确、鲜明、生动地表达艰深思想的能力。

毛主席的文章写得那么平易近人，也许有人问是不是毫不经意的？那也不见得。毛主席说过，有些同志写文章就存心不要人家懂。而毛主席写文章却连标点也不放松，存心要人家懂。正因为苦心孤诣为读的人着想，才写得出这样的好文章。记得1949年第一届全国政协产生的几个宪章和宣言，主席亲自校对，一个标点不让它出错。这种对文章认真负责的精神，同样值得我们学习。你不肯在字法、句法、章法、标点上下苦功锤炼，要想一步登天，达到主席那样，显然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主席的文章是经过千锤百炼的。所谓“百炼钢化为绕指柔”，毛主席的文章可以说就是这样。毛主席在思想上经过艰苦锻炼的阶段，在文字上也一定经过艰苦锻炼的阶段。我喜欢毛主席这种文章的路子。还有另外一种路子，就是故意把文章写得深奥，这是走的邪路。这样的文章我是不大欣赏的。汉朝的扬雄就是以“艰深文浅陋”见称。明明很简单的话，他要用孤僻的字眼写出来。现代中国也有这一派。这一派的文章很不值得欢迎。

学习毛主席的文章，要学习他的平易近人、深入浅出、概念准确、形象鲜明、笔调生动，这些都是必要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学习毛主席的为人。只有在思想和思想方法上经过苦心的锻炼，才能把文章写得好。

四、本刊最近正在提倡多写短小的文章，您觉得怎么样？有人说短小的文章没有份量，您觉得这种看法对吗？

答：文章总是“有话即长，无话则短”，要说的东西多，就长一点；说的东西不多，就短一点。我是喜欢短文章的，但我也并不反对长文章。有内容的长文章是好的，就怕象王大妈的裹脚布——又长又臭，那实在受不了。

文章最好是用最经济的办法，把你想说的东西说出来。所谓“要言不繁”。把可有可无的字去掉。当然，更不用说可有可无的句、章、节了。这样的文章才会受欢迎，才有可能成为好文章。

现在大家都很忙，短文章是最适时的。把要说的事情简单、明了、准确地说出来，让读的人不要花很多时间就有所得，这是最好的。拖拖拉拉的长篇大论，实在没有那么多时间来看。至于有内容的大著作，如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再长，也是值得读的。

短文章就没有分量？那不见得。文章不在长短，要看内容如何。内容有分量，尽管文章短小，也是有分量的；如果内容没有分量，尽管写得象万里长城那样长，还是没有分量。所以不能用量压人，要讲求质。黄金只有一点点，但它还是有它的分量的；牛粪虽然一大堆，分量却不见得有多重。我们四川还有人用牛粪作燃料，至于那些又臭又长的文章，恐怕连牛粪也不如。（郭老笑，哄堂大笑。）写毫无内容的冗长不堪的文章，在今天来说，是一种犯罪的行为，浪费自己的时间不说，还浪费了纸张，浪费了排字工人的时间，浪费了所有读者的时间，过失实在不小！

为了医治这个毛病，提倡写短文章倒是个办法。我建议：你们订稿费标准时，不一定要根据字数：好的短文章多给一点

稿费，因为短而好的文章。写起来很费时间，长而不好的文章根本就不需要它；长而可用的文章，就少给点稿费。这样做有好处，可以把毛病给医治一下。

说短文章没有分量是不切实际的。中国古代就有许多短文章，如《论语》、《道德经》等。《论语》中有不少好的东西；就是《道德经》，在那个历史时代也有它突出的地方。拿民间语言来说，很多生动的谚语都是既短小而又有内容。“三个臭皮匠，凑成一个诸葛亮”，这样的话就很好。它十几个字抵得过一大篇文章。类似的例子有的是。简短，又有内容，就可以多、快、好、省。多是懂的人多，不是文字多；快是懂得快；好是内容好；省是大家省时间。

让我再说一遍，我是并不反对长文章的，尤其是要写重大的问题或重大的理论，那是非长不可的。但即使必须写长文章，也要遵守经济的原则，应当长就长，应当短就短。《庄子》上有这样几句话：“凫胫虽短，续之则忧；鹤胫虽长，断之则悲。”这同样适用于写文章。可是就今天的文风来说，把水鸭子（凫）的脚加长的文章太多了。《新观察》今天提倡多写短文章，是适时的。

（原载《中国语文》1978年第3期）

一字之师

郭沫若

是《屈原》演到第三场或者第四场的晚上吧，我在后台和饰婵娟的张瑞芳女士谈到第五幕第一场婵娟斥责宋玉的一句话：

“宋玉，我特别的恨你。你辜负了先生的教训，你是没有骨气的文人！”

我说：“在台下听起来：这话总觉得有点不够味。似乎可以在‘没有骨气的’下边再加上‘无耻的’三个字。”

饰钓者的张逸生兄正在旁边化妆，他插口说道：

“‘你是’不如改成‘你这’。‘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那就够味了。”

听了他这话，我受了莫大的启示，觉得这一个字真是改得非常恰当。

我回头也考虑了一下，这两种语法，为什么有那样强弱的不同。

“你是什么”只是单纯的叙述语，没有更多的含义，有时或许会是“不是”。

“你这什么”便是坚决的判断，而且还必须有附带语是省略了。譬如说：“你这没有骨气的文人！”这下面是省略得有“你真该死！”或“你真不是东西！”或“你真是禽兽！”之类的极度强烈的语句。这样的表现自然是特别地强而有力了。

我得到这一启示，在后来做《水牛赞》的时候，也应用过，便是那：

你这殉道者的风怀。

你这革命家的态度……

两个“这”字，在初稿上都是“有”字。“有”改为“这”同样增强了语势。

1942年5月30日

（选自《沫若文集》三《瓦石札记》）

“教师下水”

叶圣陶

在成都听一位中师老师谈，他学校里领导方面向语文老师提出“教师下水”的号召，很有意思。“下水”是从游泳方面借过来的。教游泳当然要讲一些游泳的道理，但是教的人熟谙水性，跳下水去游几阵给学的人看，对学的人好处更多。语文老师教学生作文，要是老师自己经常动动笔，或者作跟学生相同的题目，或者另外写些什么，就能更有效地帮助学生，加快学生的进步。经常动动笔，用比喻的说法说，就是“下水”。

这无非希望老师深知作文的甘苦，无论取材布局，遣词造句，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而且非常熟练，具有敏感，几乎不假思索，而自然能左右逢源。这样的时候，随时给学生引导一下，指点几句，全是最有益的启发，最切用的经验，学生只要用心领会，努力实践，作一回文就有一回进步。

老师出身于学生，当学生的时候，谁不曾练习作文，当了老师之后，或者工作上需要，或者个人有兴趣，经常动动笔的也有之。但是就多数而言，当了老师就只教学生作文，而自己不作文了。只教而不作，能派用场的不就是学生时代得来的一点儿甘苦吗？老话说，三日不弹，手生荆棘，这点儿甘苦保得住永不褪色吗？固然，讲语法修辞的书，讲篇章结构的书，都可以拿来参考，帮助教学。但是真要对学生练习作文起作用，给学生切合实际的引导和指点，还在乎老师消化那些书而不是转述那些书，还在乎老师在作文的实践中深知作文的甘苦。因

此，经常动动笔是大有好处的，“教师下水”确然是个切要的叫召。

试拿改文做例子来说。给学生改文，最有效的办法是当面改。当面改可以提起笔来就改，也可以跟学生共同念文稿，遇到需要改的地方就顿住，向学生提出些问题，如“这儿怎么样”“这儿说清楚了没有”之类，让学生自己去考虑。两种办法比较起来，后一种对学生尤其有好处。学生经这么一点醒，本来忽略了的地方他注意了，他动脑筋了。脑筋动过之后，可能的情形有二。一是他悟出来了，原稿写得不对，说怎么样才对。这多好啊，这个不对那个对由他自己悟出，印象当然最深刻。二是他动过脑筋还是不明白，不知道老师为什么要在这儿向他提问题。这时候他感到异常困惑，在这异常困惑的时候听老师的改正，也将会终身忘不了。前面说，让学生自己去考虑的办法对学生尤其有好处，理由就在此。现在要说的是老师要啥下去就有数，哪儿该给学生点醒，哪儿该提怎么样的问题给学生点醒最为有效，这并不是轻易办得了的。要不是对作文非常熟练，具有敏感，势将无能为役。怎么达到非常熟练，具有敏感的境界呢？惟有经常动动笔，勤写多作而已。

当面改不是经常可行的办法。一般是把全班的文稿改好，按期给学生评讲指导。只要评讲得当，指导切要，而且能使学生真正领会，深印脑筋，当然也是有效的办法。既然如此，就不能说某一段不怎么好，所以要改。某一句不大通顺，所以要改。必须扣得很准，辨得很明确，某一段为什么不好，所以要改，某一段为什么不通顺，所以要改。评讲才有可靠的资料，指导才有确切的依据。而要处处能扣准，处处能辨明确，哪怕一个“的”字一个“了”字，增删全有交代。哪怕一个逗号一个问号，改动全有理由，非对作文非常熟练，具有敏感不可。

怎么达到非常熟练，具有敏感的境界呢？惟有经常动动笔，勤写多作而已。

作文教学的事不限于改文。总之，凡是有关作文的事，老师实践越多，经验越丰富，给学生的帮助就越大。教学的方式方法多种多样，自然要仔细研究，看准本班学生的实际，乃至某一个学生的实际，挑选适当的来应用。但是老师的实践中得来的经验是根本。根本深固，再加上适当的教学的方式方法，成绩就斐然可观了。

记得开国之初，新华通讯社发动一个“练笔运动”，要求社中人员认真地经常地练习作文。当时我非常拥护这个运动，通讯社担任的是宣传报导工作，而直接跟读者见面的，没有别的，惟有写下来的文章。要是文章差点儿，问题不在乎文章不好，而在乎做不好宣传报导的工作。因此，“练笔”是非常必要的。现在说到语文老师。语文老师担任的工作，有一项是教学生作文，而教好作文，根本在乎老师深知作文的甘苦。那么，“练笔”不是也非常必要吗？语文老师“练笔”，通讯社人员“练笔”，目的似乎不同，其实并无不同，都是为做好所担任的工作而“练笔”。我非常拥护“教师下水”的号召，乐于写这篇短文来宣传，就是为此。

还可以推广开来说几句。语文老师担任的工作，再有一项是讲读教学。讲读教学，就是教学生读书。跟教作文一样。惟有老师善于读书，深有所得，才能教好读书。只教学生读书，而自己少读书或老不读书，是不容易收到成效的。因此，在读书方面，也得号召“教师下水”。

（原载《文汇报》1961年7月22日）

谈修改文章

何其芳

修改是写作的一个重要部分。古今中外，凡是文章写得好的，大概都在修改上用过功夫。马克思写《资本论》，从计划到草稿都经过了多少年的和多次的修改。《资本论》第一卷写完，他还要作一次文体上的修饰。他给恩格斯写信说：

“这自然就象生小宝宝一样，在一阵剧痛以后用舌头去遍舐那活宝宝，多愉快呀。”德文本出第二版，马克思又改了一遍。对法文译本，马克思为了使法国的读者容易了解，又作了许多修改。在文学家方面，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据说改七遍。他们写那样大的作品还改了又改，我们平常写短文章就更应当多加修改了。

普通所说的修改，是在文章写成以后；其实在文章未写以前，对于立意布局的反复推敲，对于写作提纲的再三斟酌，都带有修改的性质。这种下笔以前的修改是最要紧不过了，正如盖房子首先要打好图样，作战首先要订好计划一样。要是这第一步功夫没有用够，写起来就常常会写不下去，或者勉强写下去了结果还是要不得。这种事前的构思或写提纲，一般人都是做的，但功夫却不一定都用得够。

中国过去有文不加点的说法，就是说有的人写文章不用涂改一个字。又还有这样一个故事，说有一位文学家在写文章之前，总是把墨磨得很充足，然后钻到被子里去睡，睡了起来就挥笔写成，也是一字不改。这些说法如果是真的，我想一定是

他们先就在脑子里修改好了的缘故。

我们现在写文章，倒也用不着一字一句都完全想好才下笔。现在的事物和我们对于事物的看法都比古代复杂，下笔以前多思索，多酝酿，仍常常只能完成一个图样，一个计划，还是需要下笔以后边写边改来充实，来修正，还是需要写完以后根据自己的审查和别人的意见来再三修改，来最后写定。这种写作过程中和全篇写好后的修改，一般人也都是做的，但功夫也不一定都用得够。

怎样才算修改的功夫用够了呢？改过的遍数多还并不就等于改得够。衡量够不够的标准我想有两个：一个是内容正确，一个是读者容易接受。毛主席在《反对党八股》中讲：“文章是客观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复杂的，必须反复研究，才能反映恰当，在这里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起码知识。”这是从根本上说明了文章要多改的理由，同时也就指出了修改的目标。客观事物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认识清楚认识完全，多一次修改就是多一次认识。表达我们的认识的文字也不是一下子就能够选择适当，多一次修改就是多一次选择。能否做到内容完全正确，自然要看我们的思想水平怎样；但如果我们采取谨慎态度去修改，自己多用脑筋，加上向别人请教，对每一个论点每一个看法都不随便放过，也就可以去掉或减少许多内容上的错误。内容正确，就具备了说服读者的基本条件。不过要读者容易接受，也还依靠好的表现形式。还得在布局上，逻辑上，修辞上再花些功夫，才能够使文章的每一句，每一段，一直到全篇，一下子打进读者的脑筋。能否做到表现形式很完美，自然要看我们的写作水平怎样；但如果我们采取替读者着想的态度去修改，总是想着我们所写的一般读者能不能完全了解，会不会相信赞成，是不是感到枯燥沉闷，也就可以去掉或减少许